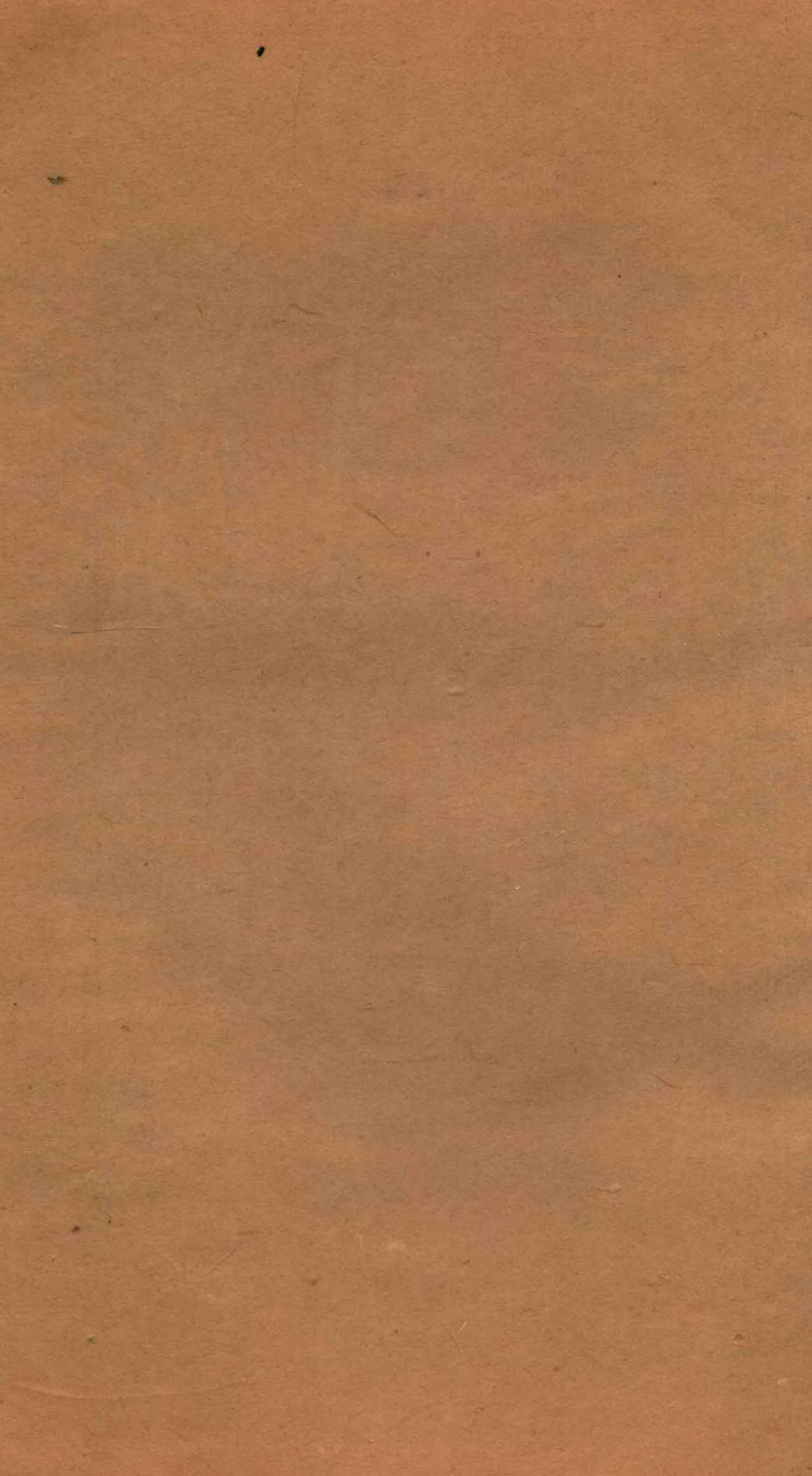


罪  
惟  
錄



罪惟錄列傳卷之十一中

秦紘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二年進士為南道御史以忤臺長軒晚降北黃驛丞起雄縣令中官游獵擾民紘撓之不如意反為所誣禍不測百姓走擊登聞鼓訟紘寃得宥調府谷再轉秦州以艱去秦民哭留之還任成化中為鞏昌知府歷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鹵柴溝堡以副都移陝西秦府旗校往恣睢部民紘至捕治之王不能堪許紘凌蔑親王禮逮下詔獄籍其家止得一黃絹故衣上大嘉歎賜鈔旌勸改撫河南汪直巡邊所過都御史伏請

若下吏。絃獨與抗禮。疏直。驛騷郡縣。直不知也。直還上問諸所歷。巡撫直獨稱絃。上出示直。絃疏直叩頭曰。能疏直。直是以賢之上。以直服善。不問入為戶部右侍郎。上晚年頗惑方士。以絃不稱。有內旨降廣西叅政。弘治改元。王三原恕薦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坐論御史姜洪為臺省論駁。罰俸一月。陞右都御史。出總督兩廣。破岑欽。鷓鴣嶺。還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龍水後山賊。奏劾總兵柳景貪汙。景請壽寧侯為上解免。景乃接他事。反誣絃。上亦逮絃。還去官。臺諫交章論救。不報。吏部尚書王恕上言。景賊已著。陛下特免之。願賞不及絃。是獎善而除害者。猶復得罪。

何以服人心而勵將來。肇慶府同知張吉亦抗章極論。絃  
誣上悟。乃召起為南京戶部尚書。掌部五年。致仕去。十三  
年。鹵犯固原。以戶部兼左副都御史。起撫陝西。明年。詔設  
總制府於固原。俾絃總制三邊。整花馬池。益課買馬。開豫  
望城屯田。絃自以意造布甲。輕車以銳。制勝先後。斬首鹵  
九千。修城堡。闕窖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加大子太  
保。尋革總制。召還部。致仕。明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  
絃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  
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

論曰。秦襄毅良遠才。非止強項。碩勳。景為景所反。歟。而

官直獨不啻前蹤之黃絹上。加知絃深也。雖直不能二  
可。碩乘教之素旅奪直。然則直以無所奪。忠為直。非

林鷄

林鷄字一鷄。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以鷄獨持正。推摠三法司奏案。監試順天內閣。以其子不得舉。奏鷄私其兒子林挺。覆試。挺無獎。事乃白。英廟復辟。簡鷄知鎮江。特異之。召見文華殿。賜宴。給路鈔。鷄至。即奉宣德意。諸善政。以次舉行。不言前。人非第曰必如是。乃是鎮江漕河孔道。往經孟瀆險。撫臣欲別鑿河避之。鷄按京口閘。井露壩。得古運河故跡。請浚之。道里近而功省。居六載。再調蘇州。鷄更以簡靜坐鎮之。緩急各有次第。時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弄皆圖久遠利。始大信服。蘓學廟像。歲

又剝鷄曰塑像。佛教也。我太祖于太學。易以木主。宜遵行。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親所為塑像哉。成化初。起遷江西按察使。得憲體。寬獄多所平反。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誣惑鄉俗。鷄寘其魁于法。怪乃息。歷布政使。左右歲饑。奏戒恒賦十五萬石。陞南京刑部侍郎。內艱去。召入刑部侍郎。未幾卒。官貧無以為歛。鷄歷中外一十六年。家無百金積。田不增一畝。事毋極孝。官已三品。毋稍有不悅。跪請移時。必毋悅。乃起。人稱篤行。嘉靖中。贈刑部尚書。謚恭肅。

論曰。一鷄但言是不必人非。而我是。故其是者。人不非。



求己之學也。預得之母教為多。吾預明末東林講堂奉  
林母之教。可以無弊。



王越

王越字世昌，山西濬人，博覽為文章，走筆就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脾胃當世成景泰中進士，方對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不可得。及秋，朝鮮貢使附越策來奏，其王方視朝，一物空下，收視之，中朝進士卷也，不敢沉沒，敬以聞。景皇帝撫視名姓，咨嗟久，曰：識之，當無任風憲以顯者乎。歷監察御史，英宗復辟，覩越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深，長都察院，束濕僚吏，而越于臺事精，所建畫多出深意表，以故深嘗難越。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大司鹵警，上曰：安得如韓雍者撫之。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殿，越故偉服。

而短其袂。工熟視良久曰：此非故快御史，可使弁而將也。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鹵稍徙去，久之，以總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鹵于崖窩川，遷左副。又破鹵于黃草梁，進右都。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越始多造號勇，跳盪前搏戰，專以設伏傲鹵，教成功名。尋謀知鹵可汗滿都魯，李羅忽、札加思蘭、三首自河套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于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兩晝夜走三百二十里，及紅鹽分兵千餘為十伏，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襲其營，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擇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刺。

至常州、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鹵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既失利、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盡。乃相顧痛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尋進兼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鹵西犯邊

復詔保國公承為平鹵將軍、率師西討、越為總督、直仍監其軍、鐵謀鹵帳在威寧海、選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

之鹵狼狽出戰。遂破鹵，斬首鹵四百三十七級。鹵還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越遂進封奉天翔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世襲。越既封，不當。凌頌都察院而越顧不肯就。西班是時益精心事，汪直以自固。上嘗內晏，有優人傅粉，菜太監極豪，手持二斧縱橫。傍問之曰：「直恃此二錢耳，不得無能為。」蓋指王越及陳鉞也。上笑勿罪。久之，凌出師大同，得小捷，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凌錄一子官，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十二營。尋復命越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時鹵已退，乃巡延綏。

會鹵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  
塔兒山。參將夫玉敗之大宋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三里  
塔斬首鹵三百七十人。功最多。鹵亦創懼不敢近邊。捷聞。  
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之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填大同。猶  
與直共一鎮。二人學士萬安等請移越師延綏以離之。而  
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于南  
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亂直八  
罪。因并亂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  
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越之敗。由汪直也。弘治初。赦還  
鄉。尋上書自列寃狀。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常奢華。自

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恤下。使財往來若流水。魏知人。寵  
單豪傑。人願為之死。机事百端。出沒若神鬼。軍行過陝西。  
秦王賜宴。奏伎。越語王。臣為王吠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  
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鑿使諸伎抱琵琶捧  
觴侍。而一千戶詞。函還。即召入。與談。函事甚。柳大喜。曰。寒  
矢。手金危。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危  
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美麗者。曰。欲之乎。以與汝。  
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加積功。至指揮。嘗襲鹵。將及風暴  
起。且退。一老卒前。請勿退。越下馬拜之。功成。推卒為千戶。  
尋中旨。召越掌都察院事。為臺諫。所論阻會。西酋犯邊急。



吏部屠滹故以越見知請起越為總制而內臣李廣陰贊之加越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許便宜越至擢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兼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後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不問越坐憂忤卒年七十有四贈太傅謚襄敏

論曰持之者非其人耳二斧故能批賊曰非二鐵無能為或曰匪直二鐵無能為此時直權無不可故借一麾而萬里靡伏抗直而能坐制塞外者無之矣威寧嘗與保國猝過虜主客不相當永不進威寧戒勿動列陣自



童軒

童軒字士昂，故江西鄱陽人。父碧瑄，以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軒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吏科給事中。疏請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多見採納。有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軒極言止之。天順中，復上疏弭盜安民教事，改戶科，憲廟踐祚，首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徭，本也。簿書刑名，其末也。四川盜作，命軒往撫，賊首王應高等聞軒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進都給事中，已賊趙鐸撫訖，旋叛，軒復分兵勦捕，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軒功。明年夏，賊復猖獗。

且議出師。軒曰：賊已平矣。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而卒以賊反覆不終撫。謫浙江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改會事。督雲貴學政。召拜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教諭余正己倡言曆法宜修。軒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為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望朔。置閏皆非人力可為。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予告歸。弘治改元。仍以原官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

小人以謹天戒。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  
蜀歲浸。軒首舉荒政。粥飢給糧。歸流移。次久禁。先是久旱  
軒至。兩山隨足。請設衛疊溪一路。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  
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藩司首領督之。復言沿邊  
衛兩州縣皆在萬山中。閭堡與蠻共。有害無利。請捐松  
茂中羊勝一線之路。則閭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  
省轉輸之苦。蠻有生困之機。盡利害以聞。歷南禮部尚書  
疾卒。贈太子少保。軒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至老不倦。為  
父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道勁。所著有清風亭稿。  
枕肱集。海岳涓埃。諭蜀稿。葦邊錄。夢徵錄。藏于家。

論曰。兵與曆通。天官家子。顧不能靖蜀。與松潘。測天  
度。與規人事。萬里外無爽。不任小智者能之。其論薄蝕  
先後多寡。以土有南北高下異。與神廟末西人湯若望  
頗合。然則論曆早有解者。而卒因襲置之。故湯曆亦不  
究其說而止。

鄧廷瓚

鄧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初授淳安令滿九載不遷廣西巡撫張鵬開府梧州又知廷瓚能薦陞梧州守會夏去不果適貴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居難治遂補廷瓚守程番廷瓚至不求速化曲心撫綏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如撫臣陳儼奏廷瓚久任以慰程番民廷瓚上言程番學校初建請歲貢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上嘉納之久之厯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時黑苗久叛有偽稱王者滇蜀道為不通詔鎮遠侯顧溥討之而苗故有順逆雜處廷瓚檄慰不從亂四百

餘寨而特禽偽王悉殲其餘黨斬首六千俘二千招還流徙五千餘戶舊有都勻清平二衛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殘虐諸苗釀患至是奏改為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之苗平晉左都御史掌院事出鎮兩廣時在韓雍後不輕用兵歲飢四會稍有亂民廷瓚第誅其首惡李景光譚傑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又以廣東瀧水為賊藪澤設一千戶所守之給以隙地俾屯種為長久計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亡何卒贈太子少保謚策毅

論曰累朝六表數皆以邊略著聞韓永熙楊維鈞翁仁



夫聲業大燦。彭濟物頗英。學項蓋臣持諒直。而鄧守器  
持重。綏輯為多。謚法曰甲冑有勞。因事有功。皆得稱襄。  
致果殺敵。強而休。皆得稱毅。然則鄧之襄毅。似有益  
長。其殆柔德安衆之謂靖。慈和徧服之謂順者歟。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也。父文淵，以永樂中進士治  
溫州有聲。溫民祠之，召入，歷刑部右侍郎，至尚書吏部內  
閣，陳循易儲之奏，前二語出，文淵已以交訐致仕。喬新登  
景泰五年進士，嘗持三言自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  
愛憎為賞罰。觀政時，奉使淮，過巢，上令閻徽、文淵門下士  
也，上白金文綺為師壽，喬新不受，曰：以清德匡吾父，更善  
及主事南京禮部，艱歸，為父卜葬地。他子孫發已葬，售其  
地，喬新曰：暴人父而藏吾父，非父意，不為。歷福建按察副  
福安，寧德二邑銀礦久絕，歲猶上課，喬新為奏減三之二。

興化有洪武故籍官牛貸民世其祖喬新曰牛久故祖安  
得存并請蠲之葺先儒楊龜山祠墓以廢寺腴田給其子  
孫奉祀典市舶中官死鎮監分其遺橐餽三司喬新辭或  
嗾其自異受而輸之庫陞河南按察使境大水民艱食舊  
令賑迄秋罷喬新曰無秋寧已乎麥登乃止撫戢南陽山  
谷流民六萬戶河南守薛昌鹿邑令胡宏祀令李文中皆  
以墨按治如法陞布政使湖廣歷左右副都御史巡撫山  
西入為刑部左侍郎鹵寇大同奉勅巡邊鹵聞喙去出賑  
山西以便宜設法活三十餘萬人流徙復業十四萬人播  
州宣慰使楊輝屢其庶子友欲廢適受而立之安撫長官

諸司皆不可輝乃因撫臣張儼請于朝矯誣數異寨為亂  
即其地主一長官司割五十二寨為一宣撫司以友為司  
使輝死友又求死士殺愛不得。黃奏愛通唐王且謀反上  
方遣喬新即訊而友母子又輦金賂京權貴人令囚愛待  
命。喬新言上曰。播州古夜郎。牂牁地。歷代撫以恩信。寬以  
文法。以不治心之。今一旦囚係其首。臣恐諸夷聞之。驚疑  
或生他變。其免囚制曰。可。喬新至。得友母子奸慝狀。上封  
事。白愛寶無有。與唐王反者。知詞皆虛。宜復愛官。今所授  
友宣撫使。宜褫職。銷其印。遷友保寧。撫定諸夷寨。是時萬  
安當國。惡喬新持正。出喬新南京。刑部尚書。奏奪守備所。

占蘆洲還民萬有千畝。由是與中官意牾。既萬安逐去。召  
還刑部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已乞罷。不允。尋為  
御史鄒魯所論劾。魯欲躡大理丞。而喬新薦郎中魏紳。魯  
恨入骨。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誣喬新庇所親行賂。喬新  
杜門引咎乞免。予致仕。魯外謫去。喬新還里。片刺不入公  
門。賓客罕見其面。楊宣慰遠獻父梓。謝却之。平生每愛彭  
鳳儀氣節。丘仲深文學。引為知己。居官視事。手不忘卷。弘  
治十五年卒。正德初。巡撫林俊論喬新文行政節。應謚法。  
贈太子少保。謚文肅。

論曰。甫服官。誓三言。文肅可為終身以之者矣。同鄉侍

卽揭稽故與喬新郝奏文淵誤聞自盡寔諸子逼以脫  
禍喬新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薦黃竑且代竑草易儲  
之疏逮訊兩釋夫代草自足死卽喬新以子正諫其父  
禮也亦頗似幹蠱之義子何罪請禁胡語當指內附諸  
異防後變非國初尚遺薄俗

具出於夏非國味尚甚寡計

蘇少亦能以神靈之集于以唯前禁時結當許內所

又論是居而難夫以草唯以可福壽惟以不五藥其

蘇壽保亦奉壽以無煎東却會氣黃姓且以故草為

情既許故與壽保時奉文陶碧賦自蓋異者于豈以



劉纓

劉纓本清江人附籍吳宋學士。徽之後以進士成化間為武陵令。其按事如老吏。有以賦籍於里而無粟者。誤公論死。為書其贖。守視不謹。非侵也。傳輒調滕縣。益明習法令。民婦以嬰至瓜所。有挑之不得。誣盜瓜。纓意負嬰而盜瓜。不能兼持。令誣者雙負之。瓜墜地。伏罪。名為御史。出按閩。訊獄多平反。或有割股療母。後嫁者。父有司上其孝。纓曰。出母恩已絕。而况為所嫁者。傷其遺體。得勿問已矣。閩市挾輕重。私茂其利于外國。精持之。尉有陰養士恣。且高異志。掩之。得無變。往庵人孺。多取閩隸。時有強市良家子。累

數百。纓不為懼。力遣之。時權貴擅命。多橫射。纓持之以正。從容諷諭。務折其萌。不至忤而成激。擢太僕。進都御史。撫蜀。破例周險遠。宣德達情。予告歸。甫離蜀而盜作。浸遣巡撫。親蒞威福。授方畧。捕首酋千人。且安戢其逋逃。橫梁道。蒲江廢關。皆要害。為設隘守之。會逆瑾召諸撫監。例罷。至秋。沒命撫楚。又以在蜀開變。抵荆道。避險峽。不先白也。瑾以坐纓罪。逮訊。廷臣多白之。得釋。荆王以私誣。詆守臣。即訊。纓持之。得輕論。歷侍郎。兵部。民有應募為兵者。朝議。康會之。纓曰。此權宜。而附燬廩。彼義奮。一時乃遂。論成之乎。不足以勸。為楮。辦行糧。不以例。晉尚書。請歸。孫斌。進士第。

二人為編脩。

論曰。纓以度勝。常陰行善。處憲孝時。得君何難。當正德間。諸貴用事。而貞不絕。俗和而能立。無為名高。所全實多。余不以人望所不及而忽之。



劉健謝遷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夢  
偉人持紫玉帶擲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適健生教  
諭心異之天順庚辰登進士授編修成化中歷少詹事凡  
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孝宗立錄輔導功以禮部侍郎入  
內閣叅預机務尋進尚書文淵閣歷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上厲精求治健亦侃  
侃竭忠悃身任天下之事引李東陽謝遷入同輔政上數  
御文章殿及平臺召健等至議事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  
聞上數稱善而已乙丑上不豫召健等御榻受顧命武

宗即位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  
奏其畧曰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  
乃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做做成風非唯廢格不  
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勤事者以為生事累  
章執奏則謂之再擾稽章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  
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  
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人之邪說破滿  
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四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  
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以此之類不能一一備  
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為兵

戶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箇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為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己。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之。至是。焦健

典謝遷自陳致仕時李西涯出殿健等把手款歡至泣下  
健曰泣何為即當日有一詔健今日追馬足恐後矣已而  
榜示指健等為朋黨矯詔奪其官謫蜀米助邊肅皇嗣位  
健年已九十矣降詔存問又三年卒贈太師謚文靖

謝遷字子喬浙江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  
三廷試一甲第一歷右春坊右諭德孝廟為太子時慎簡  
侍從首及遷克經建講官弘治中以翰林侍讀學士入閣  
辦事歷兵禮二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傅  
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與同官劉健共疏逆瑾十月引疾  
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己會



鄉人以賢良應荐。芳和逆瑾，謂遷遠詔格，與同官劉健俱視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迪致仕，子編修至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世宗朝迪起叅議，至復任翰林。遷遺子正八謝，廢為中書舍人。後起遷于家，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論曰：劉洛陽謝餘姚，而恭重以頌命。臣缺員太平，頗不欲為奇節。即逆瑾初亦頌下之。自韓戶部一激，而焦芳鼓煽，奄勢崩天矣。蓋王岳等之得君，未及張永也。文靖九十有三，文正八十有三，夫藩服優尊，必無短算。盛時碩輔，定獲長齡。氣運使然乎，抑有所自也。相傳亦齊心館。

于昆陵某氏有女年踰二十未嫁一日乘父母出替叩  
請門亦齋善謝之不去因正色嚴拒女情益厲其背去明  
日束裝力辭主人還里必不明言相傳楊一清入閣後七  
十餘復起三邊總制便道詣文靖文靖色倨曰汝曾入閣奉  
帝出總制乎閣倅壞自汝矣對以簡命曰進退由汝軌  
入內令二孫陪茶一清慙七眼義去以輓近論似太倨然  
此等嚴重孟子所云世臣又云社稷臣長治之朝吾無  
以相傳列文靖生祿月有僧過門摩頂法兒七死不危  
蓋爵多倫果生平遇七險獲免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泰時，以神童薦，內侍扶過殿闈，曰：神童脚短。應聲曰：天子門高。既入謁，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上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鏹。時其父拜起，侍丹墀下，帝曰：子坐，父之礼乎。應聲曰：嫂溺，叔援，權也。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成化中，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讀官。艱歸。弘治二年，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歷禮部右侍郎，兼侍

讀李士典誥勅。明年。魚文淵閣大學士。預幾務。時安南侵  
占城。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議勿許。有曰。今使遣官至其  
國。海島荒。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  
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大。中官李廣以  
燒煉齋醮被寵。東陽會同官疏諫。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  
以誣逮繫。科道具奏。觸上怒。俱下獄。東陽復疏救。遜上為  
霽。成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清寧宮災。疏畏  
天弭患。語詳。暇時有為。故監李廣乞祠。願者。加。持。不。可。及  
清寧宮成。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持。不。可。上。俱。從。之。已。加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奉命祀孔子於闕里。

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及監法。以為監法壞盡。各邊  
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以。同官劉健  
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之。只幾家。東陽曰。奏討之  
中。必有夾帶。奏一分。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又言  
王奏討亦壞監法。請下部行嚴飭之。十八年。上不豫。受顧  
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戶部尚書。大學士。如  
故。上不親政。東陽同健等疏諫。不報。於是復率同官公疏。  
語極痛切。載劉健傳。亦不報。會戶部尚書韓文。倡府部科  
道合詞。疏請誅瑾。遂矯詔。逐閣臣劉健。謝遷。獨留東陽。  
東陽上疏。臣三人責任同。而臣獨不去。將何辭以謝天下。

不。听。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燾。大。學。士。時。尚。  
寶。卿。崔。嶠。御。史。姚。祥。主。事。張。偉。及。給。事。安。奎。御。史。張。或。都。  
御。史。楊。一。清。次。第。得。罪。東。陽。屢。疏。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  
書。一。卷。委。丹。堦。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跪。百。官。酷。日。  
中。瑾。等。面。許。久。隨。有。仆。地。曳。出。死。者。數。人。至。申。刻。一。時。三。  
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瑾。威。權。日。盛。狎。視。公。  
卿。唯。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虐。  
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已。甚。有。自。陳。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  
巡。檢。都。察。院。覆。奏。宜。杖。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  
發。遣。東。陽。極。言。之。得。免。株。寇。瑾。又。巧。取。橫。歛。窘。迫。文。臣。凡。

有公錯註誤。假以姑免提究為名。各罰米寔邊。初自一二百石。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議從邊倉移為開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最後請各官罰入原籍。預脩倉。上納瑾從之。四川鎮守太監羅籬請便且行事。瑾主之。東陽加言。不可以為百五十年所未有。奉內批止便。且餘如所議。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陳俊罪波及。瑾謂濕潤米為賊。必欲寘熊死。東陽力爭。謂宜念熊父陳暄通漕大功。金書鉄券。子孫或應免死。因止。草熊爵會寘燭作亂。詔誥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之。以為行事衙門。累朝舊例。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

今差四外。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偽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真者。取回。則偽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旧稿示之。瑾乃語塞。已而寧夏獻俘。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刘瑾十七事。上震怒。執瑾。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後筆擬旨。行伏瑾。凌遲律。諸被害者。爭食其肉。須臾盡。天下撫手大快。是時籍瑾啓札。得秦府求壽王為瑾慶壽詩序。上怒。欽降勅。秦府切責。東陽疏曰。昔漢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餘章。會諸將燒之。曰。令及側子自安。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



驚駭各不自安。為患不小。上以為然。悉焚其徙。又字無  
延及者。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子兆。蕃為尚書司丞。東陽復  
上疏。請于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宮閣。導施恩澤。起居以節。  
游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  
不報。七年。巨寇劉六平。加廕一子為錦衣衛指揮。上疏力  
辭。時有獻密計于上。京軍不嫻戰陣。宜調宣府邊軍三千  
入衛京師。京軍如數戍邊。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坐軋  
清宮門。須臾擬急。東陽力以為不可。列疏爭之。畧曰。京邊  
各有分地。有急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不便一也。以不習  
戰陣者嘗邊。陳國威不便二也。內師遽出。耳目驚疑。不便

三也。京軍倚恃內勢。或至淫掠不律。將官護短。勞邊隱忍。不敢言。不便四。邊軍入內。狎恩市愛。睨軍民蔑視。官府不便五也。遠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宜或道里供給不續。不便六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更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極之計。不便七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不便八也。露京營之空虛。示中國之單弱。不便九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慮齒之地。心須策應。脫有疏失。咎將誰歸。不便十也。今五府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為不便。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

之罪萬死不足贖乞休賜勅俞允。蔭其從子兆延為中書舍人。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者有懷麓堂藁前後續百餘卷。東陽孝友天植。內行完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歆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

論曰。按文正草劉瑾父封都督誥有曰。積善以貽子孫。嘗聞其語揚名以顯父母。今見其人。又曰。號令風行于天下。威名雷動乎八方。或以頗比瑾。不知此諧諷也。正以彰瑾之擅挽回。儘大有機用焉。相傳有士人職此。投以一絕。才名直与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

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似諷以知止。嗟乎。使茶陵去。而諸竟行其所。美又益。以諸所不及。爭恐官車不待。晚豹房也。相傳入朝。小履恰二寸餘。絳結而成。衫則粗紵為之。取天臺得之。後屬督學大漢家。子兆先早故。無後。兆蕃其嗣子也。既致仕。猶四時賜賚。頃上尊珍饈。與現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設宴。蓋殊夥。知其謹之。正係同官楊一清生。一清忤瑾。不測東陽。力持之。及易賈。以二字相報。若曰前官。張芹所訐。比瑾東陽。自和邪。死知茶陵。運也。

周經

周經字伯常其先陽曲人也父瑄以主事刑部扈英廟北  
征負重劄脫還署郎中歷南京刑部尚書在官三十年未  
嘗更曹卒贈太子少保謚莊懿遂家金陵經登天順四年  
進士以廉吉士起成化中歷春坊左中允侍講文華大訓  
東宮起立拱聽閣臣諷經伏請太子坐經不從一時稱經  
能以師臣自重至孝廟時歷禮吏右左侍郎前後皆與倪文  
毅岳耿文清裕王端毅恕諸公協持正論定國是稱寅恭  
云八年部大臣以災異上書屬經草語切直上跡此疏出  
誰手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不敢他諉經曰疏草本出

經即有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經先恤民。然後惜財。貴戚近幸諸陳請。堅不與。四方灾傷。奏報輒為覆請。議蠲給事中曾昂請各省貯庫羨銀。盡輸太倉助邊。經曰。國用之不足。蓋以織造賞賚。齎醜土木之故。此能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以歸京師。豈王者歲富於民之意乎。屬更有腹削為功。入課多者。輒下其考。於是監稅官各務厚大。搭剋之風稍革。時修清寧宮。議調山東民夫七千人。經請以部羨。催役於京師。便內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燈費。經曰。以小民膏脂。徒玩耳目。執不發。大同缺戰馬。馬文升時為兵部尚書。請給折糧銀。就市之。已得旨。經曰。兵部

輒侵戶部。非祖訓。上改命取太僕。經盡心體國。每有裁抑。上輒俯從。弘治中。國裕民安。多經節省之力。十三年。星變。致仕。正德中。起南戶部。內艱。再起禮部。尋卒。贈太保。謚文端。經弟絃。成。成化戊戌進士。

論曰。先恤民而後惜財。可為知本之學。後世急見美好。傷在國脉矣。莊懿祥于刑。文端給于戶。父子擅六曹之二。生啓禎之世。讀文端藏富於民。課多下考之議。嘆先民之為國家計。長久而不拔者。何其明而且習也哉。





張敦華

張敦華字公實湖廣安福人也。父洪正統乙丑進士。為御史死。士木敦華受蔭國子生。以天順甲申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解館當留。敦華自請。與劉大夏同為兵部主事。大夏醇亮端恪。敦華方毅坦直。兩人並負時名。成化中。敦華參議浙江。景寧有礦盜。且用兵。敦華曰。無為。身臨盜窟。執首惡十二人。解散之。進右布政使。弘治改元。轉湖廣。巨歲饑。募民繕修學宮。使貧民資傭。活無計。又之。以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奏增解池鹽課。補宗藩歲祿。移撫陝西。會有妖僧。擾窮山為逆。廟筭憂之。樞部馬文升曰。張都御史在。必

能了此。不數日。數華果已授計。俾父老生致之矣。陞石都  
總督漕運。巡撫江北。盡斥一時諸貪刻武臣。例漕司負羨  
輒假銀太倉。稍寬其息。來年且償。復假前後相積。負益  
多。數華曰。下劫上攘。漕是以困。國貸取息大非政。峻為  
之禁。漕政畢舉。十四年。改掌南臺。會京察林瀚為南吏部。  
務清汰。數華但敦大體。諸御史不敢緣法為市。時林俊起  
僉南院。章懋起南祭酒。與瀚及數華並稱南都四君子。以  
南刑部尚書召入為左副都御史。掌院事。正德中。上狎諸  
閹。好逸遊。內閣及諸言官皆切諫。不聽。數華後疏切直於  
是。閹瑾諸人多不悅。數華者。先是督漕入京。諸閹曾介李

西涯以名香為數華壽。真數華往謝。數華曰：公常以公會  
故。得朝夕。數華則不敢。西涯強之行。乃各振以幣。使者出  
戶。亟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恐一旦自敗乎。諸閣  
久。漁數華為異已。至是乃詎數華。曩昔漕事。坐數華賊。康  
武公海聞之。故以弄語調瑾。公陝人也。陝人愛數華如父  
母。乃自異。瑾意解。尋假內降。令致仕歸。其明年瑾僑榜奸  
黨朝堂。猶不脫數華名。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劉  
文靖健常薦數華于春陵上。曰：朕非不知數華。顧忒雅為  
人。以數華之父於南都。諸閣有加焉。  
論曰：得美難為人。而天下事易為矣。康武公生而滑稽。



樊瑩

樊瑩字廷璧，浙江常山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御史，清理淮陽軍上所條畫事宜，著為令。巡撫雲南，外艱起，知松江府。府故賦役繁增，自周文襄後法廢，瑩至為整復，折徵米數，減布綾，征通幹漕法，故事。歷尹應天府，亡故例羨緡數千，以給宴勞，瑩悉罷還。民改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賦三萬起，計擒其倡亂一十八人，置之法。黨散，不窮治。時水旱連二十州，適營造諸藩府，公私困弊，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停綾紗紙銀數萬兩。減襄府琉璃瓦料，以常瓦參之，省費數十萬。撫治鄖陽，改南戶部左侍郎，雲南



戴珊

戴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以御史督學南

畿。太監汪直使至，三司皆恐迎。珊獨挺立水次，直駭

之，延入。珊堅直曰：公何以獨異諸司？曰：有憲綱。

直不能難，乃曰：公教我。珊曰：今司禮監權太重，

上言之直曰：司禮之重，乃士歸。上曰：

珊過人遠矣。歷福建左布政司。績弘治中，以副

都御史撫治鄖陽，平蜀盜野王剛，自製陣法，以練兵伍，轉

刑部左侍郎，出訊荆王見構不法狀，奏上以為允。歷左

...

都御史時大理寺卿吳一貫嘗一武臣未竟武臣死於  
 獄上親鞫之反抵一貫。冊曰：一貫罪當徒。上怒未霽。曰：法  
 如是止耳。竟從冊議。冊以是受知於上。接膝面咨。與兵部  
 尚書劉大夏並蒙眷注最篤。上嘗與二人議閣。臣劉所  
已不稱不冊語大夏當是劉字稱上知人善任  
冊病甚而冊再四求去不許。乞大夏上前一言。上曰：有  
客告歸。主人留客。堅客亦強為主人留也。客亦當為主人  
 留。客爾。冊何忍拂朕意。如是耶。大夏乃遷受冊。過朕。  
 然涕下。上亦為之感動。相對不能言。冊退語大夏。  
冊法



不。敢。復。言。歸。矣。上。崩。之。歲。冊。亦。卒。年。六。十。  
保。謚。恭。簡。

贈太子太

論曰。上有客告歸。數語想見盛時。君臣已如家人。父子  
眷心。爾崇禎之世。堂陛等而造。安得有成績。噫。



楊瑄

楊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為御史  
即馬圻內民群訴曹石龍逆橫攔民田若干瑄疏劾二  
人不法上以瑄敢言命吏部記瑄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  
連見曹石熖益張瑄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張鵬為  
疏首時給事中鉉密告亨諧先入既而章上上怒召諍御  
史諧文華殿俾誦彈章按事面詰瑄與同試且誦且對歷  
陳二去罪狀甚悉上以其不早奏下諸御史詔獄瑄被刑  
獨慘責指使瑄瀕死無他及遂文致瑄坐死并連都御史  
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下獄掌道者請宥餘貶斥獄上復

連輔臣有貞賢而鵬坐論死會京城大風雹按木壞屋走  
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得從末戒瑄竟戩遼東鐵嶺道遇  
赦還或勸詣二去及不可後戩廣西南丹二逆伏誅釋歸  
茂陵即位復官尋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溯瀕海七决則全  
吳淵浸成化中風潮連四歲塘圯瑄薦意籌畫修治定海  
城北釋海塘縣西走馬堤霏衢所乘外海塘健兆所而海  
鹽海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禦患尤大陞按察使欲濟  
西湖灌田功未就病亟察采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  
湖之利卒祠海上子源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源上疏言  
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杖星不明乞安居

溪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  
遊逸小人節賞賜止之役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  
禮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上疏十月二十六  
日占候得連朝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  
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  
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  
坐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  
何官亦學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請戍肅州行至懷慶  
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壟之

論曰暄功在後世海鹽塘有縱橫樣嘉靖中副使黃

黃公昇亦有荆公坡塘樣。今脩塘者丈尺次第並用為式。  
萬曆初潮溢塘壞。副使陳詔訪瑄。故迹脩治。瑄見形白畫。  
授詔方畧。塘成。詔上其事於朝。主祠曰報功。至今海上神之。  
而源亦以萬曆中賜祠孟縣。曰顯忠。父以言官諫。子以  
天官諫。世宦。粥不朽。治水而又納言。我張鵬。涑水人。戍  
還仕。至兵部尚書。為政清易。

彭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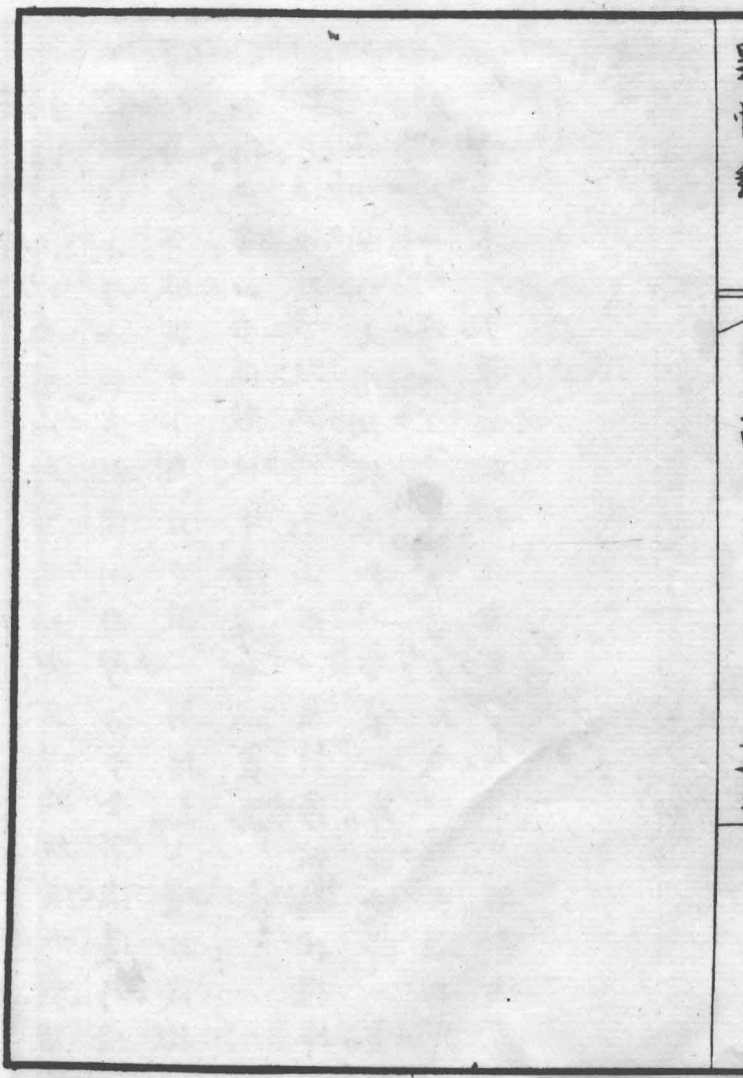
彭澤字濟物。陝西蘭州人。弘治三年進士。身頽長。腰帶十二圍。預躬煇如也。平居鮮歡容。偶語聲叱咤若詈。自部郎出守真定。歷按察使。乃以威猛聞。正德中。召拜僉都御史。尋以副都與右都御史陸完分討河南劉惠趙燧等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預軍正。諸大校無不惕息頓首。請自贖。良久釋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勝。破殺酋以萬計。劉惠死於陣。時蜀盜藍廷瑞鄢本恕為尚書洪鍾所擊。撫且平矣。餘黨廖麻子復起。勢益熾。衆至二十萬。鍾髦不能將。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

兵破賊。衆竄伏箐棘。澤分兵搃出入奪水道。度窟。縱一  
面夾賊之。且盡。廖有異術。能白日隱形。獨跳去。不可得。還  
加太子太保。南萬騎入宣府。大殺掠。澤以提督三閩。由退。  
仍理都察院事。兵部尚書王瓊素忌澤勇畧。而澤好使酒。  
或多侮慢。瓊方切劘。嬖人錢寧輩會寧以所暱至瓊。故  
邀澤共飲。乘醉微挑之。澤即席多露不平。瓊故謬令默縮。  
以激澤。益甚。不可止。寧於是大恚澤。會哈密為吐魯蕃  
所并。且將入寇。其肅詔澤經畧之。澤調寧夏兵往。而密使  
使詣吐魯蕃。予繒幣二千。銀棹一。盃一。求和。還哈密城。及  
忠順王金叩吐魯蕃許之。責加幣未報。澤輒奏事平。乞骸



骨歸澤歸而吐魯蕃以加幣不如數且以初所損二彘留  
不發怒復占守哈密直犯肅州遊擊萬寧全軍沒瓊乃條  
澤死罪朱寧欲從中下閹臣力救之削籍去及瓊論戍徵  
拜兵部尚書加少保致仕卒隆慶初謚襄毅

論曰項襄毅手疏汪澤彭襄毅口激錢寧較諸倚權倖  
以立功間外者有間獨求和吐魯蕃一節遠為寧口實  
則非寧曲啣瓊席上不忘也夫幣出而城印歸亦頗示弱  
而况事未平乎澤罪在擅不營矣瓊戍而後起亦猶存  
劉趙蓋鄆之提與



經濟諸臣傳

徐九經

徐九經、江西貴溪人、以鄉薦為句容令、永陵中歷九載、治  
行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一筭、與廷見諸侯人、恟、無所  
詰難、諸侯人出相語、與中人誠長者、第吾道得無共黜、豪  
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竊印內袖中、九經簡得之、群  
吏咸叩首、稱為某親、故某事、補牌耳、非有賄也、九經曰、吾  
不治賄、治竊印者、卒坐之法、于是人喘恐、受訟必令輸服、  
間一狹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于武斷并無者、不盡

法不止。勾事預為期。率不遣一隸卒下鄉。隸卒列廊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引去。諸賦長收賦于各區。故未有定額。司筭者得上下其手。為悉覈之。著畫一手冊。邑故有賠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者。應之賦得所歸。不為累。悉草一切浮靡。里正掛籍邑耳。足跡不至邑門。亦不使至編戶門。以為恒邑。故稱孔道。輪蹄輻輳。為減夫三之二。馮三之一。有廢圃。躬率吏卒治蕪穢。執蔬果。鑿池種魚。客過飲酒。大率不取資于民。歲大侵。民至屑掄而食。而上方祠釐行宮。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經所治也。搜故牘。商引之金宿于府者。應供。諸使者懾其清嚴。不復

有所擾。時有所不若于應。天尹尹恨之。入蜚語于中丞。父  
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經賢。至泣下。會中丞入內臺。操  
舉刺九經。仍在刺中。尚書熊浹怩曰。吾聞旬容賢。不減古  
人。考功卽邦彥。具前後薦刺語以報。乃論請中丞于外。而  
特留九經。時謂中丞力不勝一縣令也。積三考。始遷工部  
主事。將治行。民強苗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灸。  
兒稚挽衣泣曰。公毋去我。其長者曰。度不可留。公幸惠教  
我。九經揮淚。吾毋以教尔等。唯儉與勤及忍耳。生平不嗜  
肉食。圖一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  
此味。至是父老并勒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經也。肖象

尸之朝夕必祝焉。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地都督炳圃者或請避之卒不顧圃分為三出權荊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擁者蠲集倍溢于故乃屬其餘于歲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歷遷都水司郎中議築戒水橋于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所限而不至涸工成于今賴焉出為高州府不赴致仕去家居二十二年時誤傳九經物故提學御史耿定向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釐于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為恒時年八十有五病拱手曰茅山來迎我遂卒既而守祠道士言

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啓○扉○而○入○九○經○天○性○孝○友○不○侵○然  
諾○彊○直○自○遂○家○與○少○師○夏○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  
造○其○門○及○言○之○再○相○罷○而○道○被○逮○也○九○經○獨○使○一○老○蒼○頭  
侍○行○唯○謹○言○從○轡○車○中○問○而○得○之○為○感○泣○故○御○史○楊○爵○工  
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東○先○後○以○直○諫○下○獄○騎○獄○損○月○俸  
索○體○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坐○典○中○人○競○遠○成○範○白○金  
為○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居○山○中○非  
礼○會○不○入○官○府○守○令○以○時○問○政○言○之○無○所○諱○於○吏○胥○弊○尤  
大○言○聽○者○為○縮○舌○族○貧○立○義○田○周○之○立○義○學○教○之○給○邑○癸  
之○貧○而○勵○節○者○自○奉○儉○不○以○老○益○簋○衣○絕○之○  
施○予

後居官首請心回三輔典水利以為奉教云  
貞明

論曰迹徐向容所為似循吏頓其學頗正致用亦宏洵

治平巨手也而以資格拘畧見繕部水部非所以用

容矣侍少師身被逮銘御史包遠成誠不以峻潔為名

者哉至相傳以為死忘名故生且死之不忘其名故死

且祠之祠之生之也

身○等○天○熱○來○沐○於○是○陳○橫○華○而○入○漢○路○天○科○卷○文○不○刻○錄



馬森

馬森字孔養福建懷安人遊太學與鄒文莊諸公相印據以嘉靖乙未進士歷知太平有兄弟訟於庭老矣森特設一鏡案上呼兄弟各鑒其貌歎曰更幾日作兄弟而忍相詢感泣罷去或有中森于御史者御史突入獄庶僅十餘囚愧去考最錯兵九江累進按察使有鄉紳以外歸殺妻臺臣欲出之森持不二卒抵歷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弋陽盜情險挾府判益橫森畫策并盜魁取之即其地設縣又他盜謀翻城作亂者捕誅之歷大理卿與鄭刑部曉周中廷稱貫城三平云除戶部侍郎病歸起



王錫爵子衡

王錫爵字元馭、號荆石、南直太倉人、嘉靖壬戌會試第一、  
廷對第二、授編修、歷春坊中允、神廟初陞國子祭酒、以謹  
嚴稱、遷禮部侍郎、錫爵為人、美瞻望、多權變、器宇深厚、文  
采燁然、時論首輔、居正奪情者、咸得罪、錫爵為慰唁、至流  
涕、居正假歸、廷臣疏請還朝、連錫爵署名、嚴不預、尋以省  
觀、吾客附耳曰、無乃形相君無父、錫爵曰、吾自有吾父、此  
何知、江陵被累、爭搏擊為名、高錫爵、獨貽書、當事、願稍假  
以全國體、艱起、以禮部尚書、入文淵閣、力請裁恩、澤重、庶  
恥以矯前弊、加太子少傅、十六年、江南大校、  
司

冊荒之議。進太子太保。時帝頤倦勤。朝講缺儲。位未定。群臣憂之。錫爵疏請罷曲宴。捐細娛。專精神。條煩懣。并及升儲。出閣事。宣發自中。上不報。于是羣臣言冊立者。咸得罪。歸罪輔臣。錫爵極開陳情。不自白。數乞骸骨。不許。西國擾邊。時欵貢二十年所矣。錫爵議邊事有三反。古謀國危無事。而力持有事。今則久忘戰守之備。一曰封豕生心。舉朝震怖。止辦賊。追尤首事。一反也。古策鹵緝紳言守。而介胄言戰。今介臣爨下。求安專藉。款閩之利。文吏階中。觀聞爭談。公塞之功。實勇不在邊境。而在朝廷。堵禦不在甲兵。而在口舌。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不嫌異同。但求其濟。今皆

逃責於己。駕禍於人。三反也。宜重懸賞罰。嚴督推諉。如  
入我之指揮。當愈賤。爾去我之限。倘當愈嚴。爾驕而扶賞。  
我之拒之。當愈堅。爾懼而乞哀。我之安之。當愈密。至於機  
關。在臨期。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做不宜預。為掣肘。選  
制事。權適予邊。臣以藉口。逃責之資。朝議頗以為弱。會曠  
議起。錫爵如陳。非便一防患。二得不償失。三官吏絳。發四露  
國。廣形。會毋病歸者。白奏有云。今額進之外。又有加進。皇  
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不經等弊。上優  
答之。尋趣起半道。值寧夏李氏之變。懇奉毋休。致兼及兵  
事。有云。多設方畧。不如少分事任。遠行招募。不以近。

本獨恐征徭不休。旋生得失。此當宵旰圖之。不在瑣瑣釜  
魚旦夕之命也。入朝為首揆。請省織造磁器及雲南取金  
諸害。復以冊立事。反覆入告。適有彗掃紫微之變。急請護  
前星。以安帝星。不報。錫爵。欲曲。庸帝意。故上語。不令聞外  
而廷臣不諒。再四引咎。及入對。至云。皇貴妃親子。不為之  
謀。萬世安全之計。忍使動群疑于天下。非使凡巽言密語  
繼以莊論。復用危辭。蓋多方以動上。而上亦屢行其說。以  
相枚。往既畏人言。又念主知。既不欲居名。而情又不得外  
白。最久而始有明年出閣之諭。儲位始嘿定矣。事在福王  
傳。會考功。即趙南星被褫。錫爵惜其才。為揭救之。而心憂。

國○論○日○清○漸○至○朋○黨○上○書○有○曰○今○中○朝○議○論○已○分○兩○岐○使○  
天○下○士○智○力○殫○於○相○伺○即○使○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  
人○才○之○用○况○始○於○兩○持○終○於○兩○敗○國○體○必○傷○上○有○所○處○而○  
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  
處○下○以○忤○上○為○高○上○以○反○汗○為○恥○上○下○相○激○何○能○有○成○莫○  
若○導○之○使○言○而○摠○之○使○一○題○覆○慎○而○聽○納○公○而○已○天○下○有○  
真○是○有○真○非○不○辯○自○明○愈○辯○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  
定○譬○之○列○星○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  
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于○邃○嚴○威○顏○違○於○咫尺○  
雖○鈴○閣○之○下○同○於○外○臣○有○何○機○畧○而○能○康○濟○有○

主持伏望。勤批卷親接見。以消天下之疑。以收衆言之效。屢請召對。不得報。且請灑宸翰。而免口傳。省灾保躬。勤哉。章奏。至云。聖齡方茂。久疾非所宜言。時事多艱。萬幾不容。卧理。振聞河南飢。民收鴈矢以食。上以示閣臣。錫爵遂請。同官盡辭薪俸。勸糞內藏脈。全活頗衆。又請親行廟享。語婉而惻。振聞行人高攀龍。即譚一召等相繼論刺。錫爵好惡。陂異上怒。錫爵陽為疏救。而意寔非之。衆論愈譁。遂有錄廢一疏。略曰。今士風澆甚矣。其始二三君子偶見。靡棄人。皆貪求。廢棄以自附于君子。而旁人故為離。歧。懷。臂。以。爲。異。同。之。形。構。水。火。之。釁。請。罰。如。其。人。如。其。事。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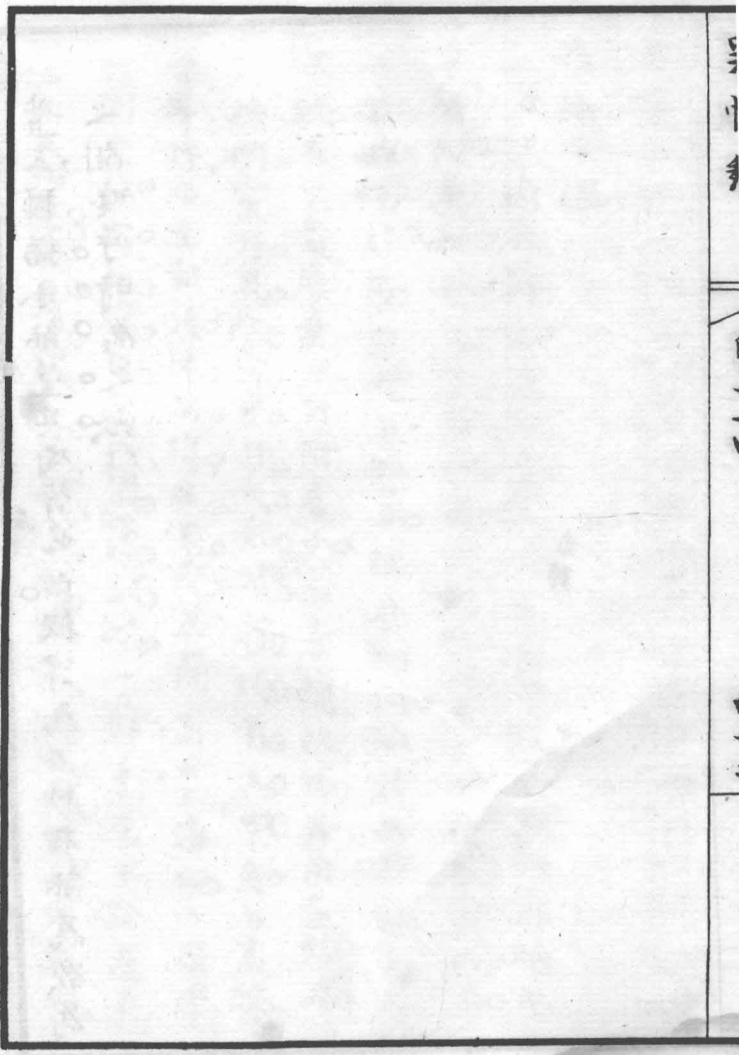


上優答，不果行。乞歸，疏八上。始，孔子衡，字辰玉，號緹，小江陵。奪情時，衡年十四。和陶潛歸去來詞，以諷。父咲曰：「庸乳三日，氣吞牛可乎？」及父相，而衡舉順天鄉解首。礼部郎高桂糾之，詔覆試。桂主巡徵，衡伸卷立就。廷臣一曰：「嗟，錫爵乃抗疏，桂坐罰。」衡曰：「大人第為國体爭，不當以見蒙。」詔急求白也。詔許會試，謝不入。及父謝相，成辛丑進士第二。廷對亦第二。未幾，請終養。三十五年，上復念錫爵，台不起。揭請疏通選法，開言路，賤貨勤政。帝嘉可，忌者改其揭語。聞人科，臣段然等遂抗論錫爵陰導上拒諫，上知其誣，不問。年七十有七卒。謚文肅。衡辭其同館，有曰：「種人問世。」

嚼蠟空花了無足道芸亭蓬室一宿而去之耳會卒或以  
其語近議云

論曰荆石庸主無不至誠得古大臣体而無如鄭暉堅  
何防黨禍最先言黨禍最痛悉此後且五十年坐黨敗而  
早如燭計所云天下智力殫於相伺始於兩持終必而  
敗又曰貪廢棄以自附君子而旁觀故寫異同之形古  
論朋黨有及此者乎哲人知幾吾頃首其學矣與高譚  
等忤非立報復其所傷在國是且問高李諸公以講學  
開東林有曲牖自中情不外白之一解乎至于論邊事  
三反明季坐是而窮之窮時尚未有知其故者此文肅有

昔三楊猶未能望其項背也。已彼得為而此在能為欲為  
之間。嗟乎。時為之歎。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margin,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header, including characters such as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沈鯉

沈鯉字仲化河南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改庶常神宗在東宮時以贊善侍講讀東宮偶出策命鯉與編修張帙並題白帙書唐人蚤朝詩鯉書魏卞蘭太子頌隨說大義親賢遠奸窮經致用之要東宮為聳聽明年登極每經筵上欽其舉止曰沈先生端人首輔居正疾舉朝走禱鯉獨不預歷禮部尚書謂建文以革除稱洪武景泰以分附系英宗此本朝典禮最失致邸戾附錄纂修在成化元年已復其位號而寔錄之改姑且俟之以後竟無言及之者是固循而非有所不可也建文年號在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

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為少主。未聞降削位號。輒曰草除。諸未達成祖之心矣。若夫己己以後七載事。且署恭仁康定景皇帝寔錄。并摘洪武三十二年以後。復稱建文年號。傳信萬世。下廷議時。河南產麟死。上責撫按。不以時聞。鯉曰。從此四方之奉奇異者紛至矣。其端甚微。而天下耳而目之。遂聞風尚。且物已斃。遽達上前。誠為不祥。上乃止。不進。尋以秦王乞恩。請裁以義。不從。會有淨身男子。曾萬壽等。得罪驅逐。鯉曰。驅逐猶非懲本之治。宜痛草其弊。使僇倖不前。不禁而自息。鯉頗與首輔時行議不合。屢疏乞歸。上得疏。輒曰。沈尚書不解意。朕將大用之。時

有老宮人銀舌者。竊聞此語。令其姪小內監徽報鯉為德。鯉正色曰。此宮禁語。何得輕聞。鯉已司禮張誠亦使人傳鯉。整容謝之。遂語中書高述之。善道張司禮鯉願以正進也。十六年。謝病歸。至三十年。召入內閣。時首輔一貫以才稍妨鯉。同官朱廣語鯉。請並疏止礦稅。鯉曰。告君有休有幾。數日兩疏無乃自贖。會長五日。閣臣詣官門叩首。故事賜飯小閣。太監陳矩陪席。鯉見小內使持楮楮往來竊聽。知上意偵事。鯉耳語。廣此時作閣論及矩。勝補贖百倍。遂曰。礦稅之害。中百姓猶小。矩曰。寧有大者乎。鯉曰。吾恐皇上之受損多也。矩懼曰。何以。鯉曰。名山大川。呵護聖躬。

今○破○滅○盡○所○憂○寧○在○百○姓○于○是○上○聞○是○語○急○問○培○補○之○法○  
鯉○曰○止○有○急○旨○停○礦○安○靜○既○久○靈○氣○自○復○上○為○首○許○嗣○又○  
以○群○噪○旨○不○下○鯉○又○以○用○人○行○政○二○議○請○上○勵○精○圖○治○上○  
頗○嘉○可○已○故○書○事○起○為○首○輔○一○貫○所○疑○求○去○不○許○復○憐○憐○  
惜○才○補○官○二○事○上○令○王○昇○清○察○牧○地○鯉○力○爭○之○疏○苗○中○已○  
又○以○租○陵○災○變○初○上○修○省○因○言○礦○稅○興○而○中○使○徧○天○下○無○  
籍○之○徒○借○其○聲○勢○無○不○樹○黃○旗○揭○聖○旨○都○輿○從○張○氣○焰○其○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不○可○尽○迹○而○內○監○不○盡○知○也○未○已○也○  
酷○証○而○繼○以○証○許○不○曰○浙○截○皇○扛○則○曰○容○隱○罪○人○指○某○宅○  
有○礦○壞○其○宅○稱○某○墓○有○礦○掘○其○墓○人○莫○必○其○命○土○崩○之○患○



從此基之矣。不報已而萬壽節。左右有放雀祝延者。因推  
廣其意言之。留中。請曲貸議礦得罪華鈺等。不報。陝西稅  
監梁求奏請鎮守職銜。鯉言四鎮時勢有不可不過慮者。而  
况重之以鎮守。且曰。四鎮邊陲西陲。番鹵環伺。甘固以西。青  
卜阿瓦諸酋。鴛鴦殊甚。延寧以來。今雖暫就貢市。而莊明  
著牢諸酋。時同間隙。兼以礦稅並興。織造交作。轉輸不時。  
屯運適貧。閭閻失業。生理鮮少。而求倚勢作威。黨惡播虐。  
已積歲時。諸不可測。願猶假之兵柄乎。已。巡撫顧其志。奏  
求抗旨激變。諸狀留中。鯉請下奏。不報。又雲南稅監楊榮  
為諸弁所殺。上怒。遣緹騎逮殺榮者。急。鯉請收首惡。足矣。

勿大舉以連其反。上從之。鯉在閣五載，初被疑，書屏天啓。聖聰撥亂反治，而係之以十望。一謹天威，二恤民窮，三開大僚，六補中外，廢官七起，用廢棄八，每辰列屏焚香祝天。照例考選，九釋故冤獄，十撤稅監。

一貫或族內監，潛鯉呪詛，上忽遣人取屏視之，曰：「即豈呪詛者哉？」致仕歸卒。

文端 論曰：文端與文恭皆矢心為國，惕之靡懈，政績可觀。雖言之未必行，預亦有知而不言，而不盡者，而卒以水火啓黨禍，歷數朝如傳燈。王文肅曰：題覆慎而聽納，公可以無黨。此賴首輔為人主持之，自神廟靜揖後，人主接見大臣之日少，頃比之圖鳳，徒恃片詞之入，姑望幸夫。

天。下。事。有。百。鉛。槩。無。如。一。語。爽。然。者。而。况。司。禮。自。為。肺。腸。  
紛。移。耳。且。至。於。國。無。是。而。非。之。者。可。以。生。且。益。力。嗟。乎。國。  
有。是。而。小。人。亦。以。為。是。也。而。况。君。子。



周嘉謨

周嘉謨字明卿別號景松湖廣景陵人以隆慶辛未進士授主事戶部出守韶州清介憲副四川建武兵變單車片語定之旋撫白草番彙視師邛州灌縣皆饒方畧進按察使請告家居二十年起原官四川時中使丘秉雲橫歛蜀人連繫相屬嘉謨為抗解之庶得奸黠之附中貴者五置之法歷巡撫雲南土酋安民據蠻灣以叛率兵討之獲安民之弟安靖盡諭散其黨而還總督兩廣請減滇南額貢黃金五千兩不報立官買法西夷交趾有越境憂兵餉煩費酌盜贖四千金給之境苦水築堤南番四縣水利歷

